

温暖的故事



吴宏庆 / 著

有梦想，你就是奇迹

YOU MENG XIANG NI JIU SHI QI JI

在吸收传统故事精华的同时，又结合自己的理念与经验，创作的故事想象力丰富，情节严谨，令人称绝……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灵 (T.O.) 目录

图灵 (T.O.) 目录

图灵 (T.O.) 目录



温暖的故事

有梦想 你就是奇迹

YOU MENG XIANG NI JIU SHI QI JI

吴宏庆/著

图灵 (T.O.) 目录

图灵 (T.O.) 目录

图灵 (T.O.) 目录

图灵 (T.O.) 目录

图灵 (T.O.) 目录

图灵 (T.O.) 目录

图灵 (T.O.) 目录

图灵 (T.O.) 目录

图灵 (T.O.) 目录

图灵 (T.O.) 目录

图灵 (T.O.) 目录

图灵 (T.O.) 目录

图灵 (T.O.) 目录

图灵 (T.O.) 目录

图灵 (T.O.) 目录

图灵 (T.O.) 目录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梦想,你就是奇迹 / 吴宏庆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6
(温暖的故事)
ISBN 978-7-5468-0531-3

I. ①有… II. ①吴…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29993号

有梦想,你就是奇迹

(温暖的故事)

吴宏庆 著

责任编辑: 王森林

封面设计: 三合设计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35 (发行部)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190 千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5468-0531-3

定价: 2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序言

吴宏庆：我不是纯粹的文人

文学包含了诗歌、小说、散文、故事等各种文体，每一种文体都有众多的拥趸者，他们称呼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作家为“高手”。而我市的吴宏庆，则是故事界公认的“顶尖高手”。

吴宏庆是故事界少有的高产高质作家，自2003年起开始故事创作以来，在国内公开发行的故事期刊上发表作品三百多万字，大量作品被各类选刊和文集选用，并且至今仍保持每年二三十万字的发表量。他又被称为“获奖专业户”，各类征文大赛但有参加，少有不斩获的，至今获全国、各省市、各期刊大小奖项四五十个。

同时，吴宏庆还是一家国内知名的故事期刊编辑，培养及发现了众多优秀的故事新人。与其张扬时尚、变幻莫测的行文风格不同，现实中的吴宏庆是个极为低调的人。

访谈：

舒航：首先恭喜你个人专集《为了母亲的微笑》、《血溅天师潭》出版，接下来还会有出书的计划吗？

吴宏庆：已经整理出了十本集子发给书商，除了现在出来的这两本，剩下的或许会在这两年内出来。这些书都是从我在各刊物上发表过的故事里挑选汇集出来的，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一直在往前跑的人，偶尔会回头看看自己跑了有多远，但绝不会因此而停下来。

舒航：故事这个文体的处境似乎并不如小说、戏剧这样受人瞩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吴宏庆：故事是情节的艺术，是构成很多文体的根本因素。你能想象小

说、影视、小品、戏曲等等如果没有故事情节会是什么样的？老一辈故事家说，故事写好了，转写其他的就不难了。事实也是如此，我的很多短故事都被当成小说选载了，我写过栏目剧，还写过小品，虽然是玩票性质的，但感觉几者之间确实是有一定相通之处的。

可是故事的处境确实很尴尬，虽然中国民协已经成立了“故事委员会”，并开设了两年一届的“山花故事奖”，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现状。但冷静分析，故事的这种处境却又是意料之中的，一个是长期以来，故事杂志不作为，没有用自己的影响去带动这个行业改变和创新，而读者的思维却是与时俱进的，一个停，一个进，时间一长距离就很远了。二是有些故事作者也错误地认为故事就是胡编乱造，试想，连自己都看不起故事，那还能奢想别人看得起你吗？

舒航：这些作品中，你最满意的是哪一些？

吴宏庆：故事这一行有它的特殊性，它没有代表作，我个人觉得，我的民间奇案系列还有徽州故事系列还行。

舒航：听说很多作家会希望别人给自己提出一些建议，而有部分作家会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你属于哪一种？

吴宏庆：我把自己的文字当作商品，当然希望得到别人中肯的建议，以让这件商品更加完美。后者可能将自己的文字视为更高尚的东西，我做不到，但能理解。

舒航：后来你开始给别人建议了，2009年你南上广州，在一家全国知名的故事杂志做编辑，是厌倦了一直独自创作的生活吗？

吴宏庆：故事的门槛相对较低，入门快，每一年都会有不少新人冒出头来，但是，每一年也会有不少优秀的作者销声匿迹，我相信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因为遇到瓶颈了，突破不了，只能放弃。2009年，我的创作也进入了瓶颈，但是我知道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要开阔自己的视野，让眼里看到的、心里想到的更深更远。正好《百花悬念故事》找到我，于是一拍即合。

舒航：现在很多人认为，故事界中，只有你们这些已经成名的故事家作品长青，而新晋作者很难有出来的机会，你怎么看？

吴宏庆：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我觉得，从编辑的角度来说，成名

的故事家就像一个熟练的工匠，会将自己的作品打造得符合读者的审美观，而新作者的作品可能有创意，但火候不够。我的一些作者对此也有报怨，但我告诉他们，杂志不是小圈圈里的油印报，今天上了他的稿子，明天就该轮到你了。一开始写不好没关系，可以训练，但心态要是不放好，就干脆别碰这一行了。其实放大来说，心态不好，干什么也不会有成就。

舒航：近年来，互联网成为了纸媒的一大劲敌，有很多作家都在各大中文网上发表作品，然后从互联网走到现实中，一朝成名，这样的现象你如何评论？

吴宏庆：我也有朋友在写网络小说，为了点击量，每天都会更新上万字，甚至几本书同时开写，这对习惯了写纸媒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很多人批评说网络文学就是注水牛肉，作者为了字数对作品无限扩容。但我觉得，商业化写作，就是需要将利益最大化，只要你的读者认同。一篇文章，发表在纯文学杂志上，可能有上万读者。发表在《故事会》上，可能有两三百万读者，发表在网络上，很可能就是两三千万的读者。想想看，两三千万的读者认同一个作品，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但网络文学的内情其实相当残酷，顶尖者收入确实非常高，但大多人都只能处于网站的无限压榨之下，白白消耗自己的才能与精力。建议入行慎重。

舒航：你似乎不大在意外面世界的东西，无论是现实还是在故事圈里，一直很低调？

吴宏庆：其实以前刚有点成绩时，特别想得到别人的认同，但接触和见识到的东西多了，就觉得有些东西没必要去在意，况且你在意了也不会因此而改变。至于低调，我是觉得，虽然在我所擅长的这一行里我有绝对的自信，但是，随便找个刚入行的新人，他所擅长的我也肯定不如他。所以还是常怀谦卑心，低调做人，张扬为文吧。

舒航：你好像并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但却是一个模范丈夫，优秀老爸。你女儿知道你是一个著名作家吗？她是否以此为荣？

吴宏庆：其实也谈不上，我们都是对物质生活得过且过的人，因为需求少，所以知足常乐。女儿只知道我是写故事的，但才小学三年级，并不知道什么叫著名，想叠飞机没有纸时，会顺手拿我的获奖证书去叠。有时我喝多了也跟她吹牛，但她似乎一点也不在意，在她看来，老爸就是任她掐捏也很

少会发火的大朋友，比她的妈妈好。

舒航：除了故事，你是否还有其他想法，比如尝试去写纯文学？

吴宏庆：很多朋友都对我说，在故事界我已经到了金字塔顶端，没办法再去进一步了，想要发展，只能跳出去走另一条路，那就是纯文学。我认同前面一点，我不是纯粹的文人，我要达到职业写作的一个更高点确实只能跳出去走另一条路，但是，并不一定是纯文学。我一直觉得，一个人，无论是写作还是工作，首先要把自己定位好，莫言很厉害，但只有一个。我做了十年通俗文学，读者就是一切的观念不可更改，即便走另一条路，那也该是离市场最近的畅销小说。

舒 航

2013年3月30日

目 录

第一辑 天使的孩子

星星的孩子	002
寻找我的科登	010
勇敢的心	018
詹姆斯与珍妮的婚礼	025
天使的孩子	034
快乐的圣诞节	041
思念的森林	045

第二辑 温暖常在

攀越自己	048
缘分要我们好好相爱	055
移花接木	059
浴火真情	066
用生命证实	074
这个男人来自火星	080
做个好人也不难	089
奢侈的梦想	097
职业情人的忏悔路	106
像贝肯那样勇敢地活着	115

不灭的信念	122
-------------	-----

第三辑 老有所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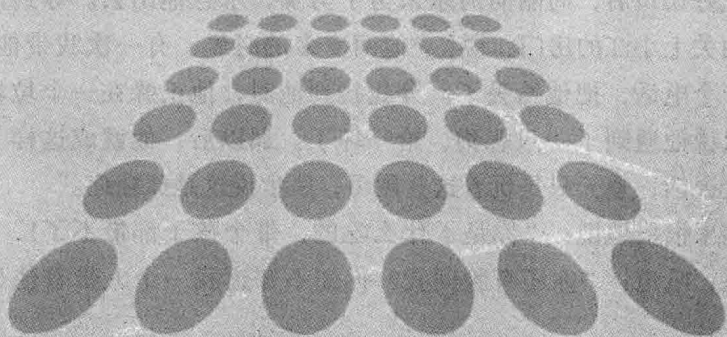
亲爱的老爸向前冲	130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	138
一路狂奔向你	145
有情法律	149
有梦想，你就是奇迹	157
一辈子一个承诺	165
让时间静止于此	173



第一辑

EPISODE 1

天使的孩子



星星的孩子

一、回家

何东来急冲冲地放下背包，走进儿子何小江的房间里。此时小江正将存钱罐里的硬币“哗”一声倒在地上。何东来上前将其中一枚踩在了脚下，然后蹲下来，希望小江能抬头看看自己。只是小江似乎并没有注意他的到来，而是聚精会神地数着硬币。很明显，这些硬币小江已经数过很多次了，数到最后，他发现少了一枚，于是将目光定在了何东来的脚下。

何东来嘿嘿一笑，将硬币先抢在手，逗他说：“小江，叫爸爸我就给你。”小江的脸突然涨得通红，毫无征兆地尖叫一声，随后他抓起存钱罐便狠命地砸在了自己的额头上，顿时，鲜血顺着他的脸流了下来。

何东来瞠目结舌，这时他才注意到小江的额头已经是伤痕累累了。他还没反应过来时，在外面的妻子周丽已经冲了进来，并顺手抄起放在桌上的医药箱，等来到小江面前时，她已经打开医药箱，拿出了里面的碘酒与纱布，动作娴熟地给小江包扎上了。而整个过程中，小江一直面无表情地在闷头把玩着那个存钱罐，仿佛受伤的不是他自己一般。

包扎好伤口后，周丽向何东来努了努嘴，示意他出去。等到何东来出去后，周丽关上小江的房门，说：“他两岁多的时候，有一次我带他去公园玩，因为接了个电话，把他给丢了。等我找到他时，他正躲在一个垃圾箱后面发抖。有人说他遇到了一只恶狗，给吓坏了。那以后，他就成这样了，不敢出门，不会说话，整天只是玩着这些硬币，医生说这是孤独症。”

何东来恨恨地说：“你是干什么吃的，带个孩子都带不了！”周丽一听，勃然大怒，吼道：“你还有脸问我？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带着他日子有多难

过？那时我去做啤酒小姐，客户的电话我能不接吗？十年了，至少我将他养到了十岁，你呢？你什么时候担起过爸爸的责任？”

一番话说得何东来顿时低下了头，是呀，十年了，他在干吗呢？十年前的那一天，在妻子大腹便便即将临产时，他却因为酒后斗殴，致使对方重伤而被判了十年刑。何东来抱住了脑袋，缩在了地上。

这时，周丽的手机响了，她到了阳台上去接了后，随后拿起小挎包，对何东来说：“我还有事，冰箱里东西，你自己做吧。”

周丽走后，何东来打开冰箱，拿出里面的菜开始做了起来。十年的监狱生活并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他拿到了一个二级厨师证。饭菜做好后，何东来打开小江的房门，见他又在数硬币了，于是说：“小江，吃饭了。”小江没有理他，何东来上前从他手里抢走了硬币，却听到小江撕心裂肺一般地尖叫起来，跟着疯狂地挥舞着手脚。何东来束手无策……

晚上，周丽没有回来，何东来给她打电话，她说去朋友家住了。在监狱里的时候，支撑着何东来改造的信念就是出狱后可以陪着老婆孩子一起生活，现在，老婆不回家，而儿子，则像一只刺猬一般，叫他不知道如何下手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接下来的几天里，周丽只回来了一两次，每次都是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甚至从来没在家过夜。一开始，何东来很难理解她为什么会这样，但日子久了，他就明白了，周丽惧怕的是家里那种死气沉沉的感觉。分别十年，夫妻感情已经平淡如水了，而维持他们感情的纽带的小江则永远都在数着那些硬币，整个家中，沉重的压抑感无处不在。

二、惊变

何东来在出狱前，曾接到狱友李清邀请，叫他加入自己的公司。李清开了家收账公司，旗下都是两劳人员，这些人往债主面前一坐，很少有人敢不还账的。何东来本不想用自己引以为耻的经历来换取工作，可是他去找工作，别人一听他的经历便是摇头拒绝，他不得不去李清的公司报到了。

这天，何东来去收一家公司老板的债。因为小江最近情绪不稳定，他不放心把儿子单独关在家里，便带上了他。到了那家公司门口时，何东来让小

江在门口等着，他自己进去要债了。但对方不仅不还钱，还叫了两个保安过来。那两个保安把何东来从楼上一路打下了楼，这才作罢。何东来无意中一回头，看到了小江正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何东来转过身子，擦去了鼻血，然后笑呵呵地上前，对小江说：“路不平，爸爸摔了一跤，你别害怕。”但小江只是冷漠地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来把玩从不离手的存钱罐了。

晚上回家，正好周丽也在。何东来跟她商量，想将小江送到治疗所去。周丽一听，冷笑道：“钱呢？”何东来长叹一声，瘫在了沙发上。周丽又说：“我倒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何东来急说：“什么办法？为了小江，我连命都可以不要。”周丽从包里拿出一张纸，说：“只要你签了名，我马上拿十万块钱给你。”

何东来看了一眼那纸，顶头上写着四个大字“离婚协议”。何东来顿时瞪大了眼睛，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周丽转过脸去，说：“我知道我很卑鄙，不该拿孩子来做交换条件，可是，我没办法。”

在周丽的诉说中，何东来知道了，原来周丽在几年前就有别的男人了，只是因为不放心小江，所以才没跟他离婚。现在，何东来回来了，把儿子交给爸爸她当然放心，但周丽又担心何东来不同意离婚，所以只能用儿子来做为交换条件。

“他不是有钱人，可是，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很塌实，不像你，一走就是十年。现在你是回来了，可是谁知道哪天你会不会又进去。人有多少个十年呢？”周丽说着说着，掉下了眼泪，半晌，她又说，“你好好想想吧，我先走了。”

何东来脑子昏昏沉沉的，直到周丽“咚”一声关上大门，他才猛然间惊醒过来，他跳了起来，打开门，对着楼道大声喊道：“你别作梦了，我不会离婚的！”

夜里，何东来正躺在沙发上抽烟，电话响了，是李清打来的。李清要他马上去东江路口。最近李清的公司受到另一家收账公司的排挤，恼羞成怒的他决定与对方进行一次火并。

何东来放下电话，抄起桌上的水果刀，正待揣进怀里，小江的房门开了，小江站在门口，定定地看着他。何东来赶紧将刀放在身后，却又觉得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于是笑道：“小江，我正准备给你切水果吃呢。”

小江仍然是定定地看着他。何东来没办法，只得拿起一个苹果，削起皮来。他是厨师，刀工很好，片刻后，长长的一条苹果皮像脱衣服一样脱离开来。小江瞪大了眼睛，似乎感到很神奇。何东来见吸引了他的注意，喜道：“怎么，你喜欢吗？我再给你削一条。”

待到桌上的水果皮全削完了后，小江已经困顿得不行了。何东来试着去抱他，这回小江居然没有抗拒，何东来将他抱回到房里，挨着他睡了下来。等到小江睡着了后，何东来一看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于是赶紧揣着刀出门打了个的士。半个小时后，到了东江路口，却远远地看到那边停了很多警车，何东来没敢停下来，兜了一个圈又回去了。

第二天，何东来回到公司，发现公司里来了很多警察。一打听，才知道昨夜那场火并，死了三个人，包括李清在内。何东来暗自庆幸，幸好是小江，否则，死去的会不会是自己呢？

三、绝望

出了公司的门，何东来茫然地在大街上转着。猛一抬头，他看到了眼前有一块大招牌“自闭症治疗所”。何东来顺着路标所指，来到了治疗所。一位姓何的大姐接待了他。一番询问后，何大姐说：“听你的描述，你家的孩子应该是后天受到惊吓，当时又没有及时开导他而引起的自闭症。现在孩子还小，尚有可能治愈，如果长大了，就很难治了。我们这里有专业的医生，建议你还是把他带过来做个详细的检查。”何东来点头说：“你说得很有道理，可是……我、我拿不出多少钱。”何大姐有些为难，说：“我们这里是由自闭症家长组织开的治疗所，经费也很紧张，如果没有钱，虽然我们有心想帮孩子，但……”何东来看了看四周，布置确实很是简陋，心情一下子沉重了。

出了门，何东来坐在治疗所的大门口抽了几根烟后，拿出手机，给周丽打了个电话。

第二天，何东来带着小江跟周丽从民政局一起出来时，包里多了十万块钱。那边，一辆别克开来，钻出一个男人将周丽迎进了车子。何东来认识这个男人，他叫许志，曾是混混，现在洗手做生意了。但此时何东来却半点愤怒也没有了，他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将小江带去治疗所。

这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哟，这不是东来吗？咋，出来了？不够意思呀，出来了也不来看看哥们。”何东来回过头，看到了一个歪着脖子的人正阴阴地看着他。何东来一惊，忙上前陪笑说：“皮三儿，这么巧呀。我才出来没几天，没顾上去看你，对不住了。”

十年前，何东来为了庆贺自己要当爸爸了，请了几个朋友在饭店里喝酒。当时城里有名的无赖皮三儿也在边上喝着酒。喝着喝着，皮三儿不知道为啥掀了桌子，一桌子汤汤水水全倒了何东来这桌人身上。大家敢怒不敢言，而何东来因为喝多了酒，便上前质问皮三儿。横行惯了的皮三儿见有人敢当面顶他，冲上来就打。最后，何东来一酒瓶子砸在皮三儿的脖子上，皮三儿当场便趴在地上起不来了。后来警察找到何东来，说皮三儿被他打得脖子歪了，属于重伤。这就是何东来十年牢狱生涯的由来。

皮三儿显然早就盯上了他，说话这工夫，已经有七八个壮汉围了上来。皮三儿指着自己的脖子说：“你坐了十年牢，这是政府处理的，我还没处理你呢。”何东来看那些大汉，问道：“你想干什么？”皮三儿呵呵笑道：“你放心，我不打你，我是讲道理的人。这样吧，你只要给我十万块钱，我们就算两清了。”何东来下意识地抓紧了手里的包，说：“我哪有这么多钱。”皮三儿眼尖，看到了他手里的包，手一招，那七八个人立即上前牢牢地架住何东来，皮三儿将包抢过来，打开一看，乐了，说：“行，这钱归我了，你我再无任何瓜葛。”

何东来急道：“这是给我儿子看病的钱，你还给我！”他猛地一挣，竟挣开了束缚，一把抓到了钱。但那些打手很快就又上前抓住了他。虽然何东来死死地捏着钱，可是，任他把上面的几张钱都抓破了，还是眼睁睁地看着皮三儿抢走了钱。

何东来有气无力地回到家中，小江像往日那般在数硬币，不过，听到动静，他难得地抬起头来看了一眼。何东来勉强对他笑了笑，随后开始做饭。做着做着，想到了自己的遭遇，想到了周丽，还有那十万块钱，不禁触动心怀，竟流下了眼泪来。他不知道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监狱里了，至少，那里还可以有梦想。想到这里，何东来心里突然狂跳起来，几乎在这一瞬间，他已经想到了该怎么做了。

四、报复

半个月后的一天，何东来去了“丽城快餐”去应聘送餐工。老板在得知他为了多挣些钱，并不在乎加夜班的事，很痛快地留下了他。

丽城快餐的生意很不错，一直到深夜时都在外卖。这天晚上，何东来接到老板的通知，叫他送两份外卖去清秀别墅区 22 号。何东来听后，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何东来之所以来应聘，是因为他曾跟踪了皮三儿半个月。皮三儿就住在清秀别墅区 22 号。别墅区的保安很严，而且，皮三儿出入都有打手跟随着，晚上还有两个打手住在他别墅的一层，要想直接找上门肯定不现实。不过，何东来在跟踪的过程中，意外发现每天晚上都有一个丽城快餐的送餐工给 22 号送两份快餐去，这显然是那两个打手要的。只要把两个打手解决掉，剩下早已被酒色掏空身子的皮三儿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到时，除掉他并拿走自己的十万块钱就易如反掌了。是的，既然皮三儿不让自己活，那自己就先让他别活，然后拿走那十万块钱，把小江全托给治疗所，这样即便自己也要死，也无所谓了。

在送餐的路上，何东来将安眠药拌在了快餐里。来到清秀别墅 22 号门口时，何东来深呼吸了几次，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随后，他抬头敲门。正在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一看号码，是家里的，接来一听，那边却没有说话，只能听到一声声的呼吸。何东来马上想到电话是小江打来的。小江不会说话，但他对数字有着超强的记忆，记电话号码当然不在话下。何东来不知道小江为什么会突然给他打电话，忙急促地问道：“小江，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那边当然不会有任何回应。何东来心乱如麻，放下电话，立即掉转头骑向家中。

才一开门，小江便扑在了何东来的怀里。小江穿着睡衣裤，光着脚丫，显然，他是从睡梦中惊醒的，肯定是做噩梦了。何东来将他抱回房间，安慰他继续睡下。看着小江似乎睡着了，何东来想起身，但小江却又马上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睛像受伤的小鹿一样，惊恐而无助。何东来心一软，柔声说道：“儿子，别怕，有我在呢？”渐渐的，何东来倦意上来，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等到何东来醒来时，天已经亮了。这时他才发现小江满脸通红，呼吸急促，一拭额头，惊人地烫。何东来赶紧将他抱到了附近的医院，医生告知，小江因为高烧而导致了肺炎，必须住院。何东来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但只够两瓶盐水的钱。无奈之下，他只得给周丽打了电话。没多久，周丽来医院了。她泪流满面地吻了吻儿子，然后放下一沓钱便走了。

吊过盐水后，小江明显有了些精神，他对欣喜异常的何东来视而不见，却把眼睛四处转着，好像在找他的存钱罐。很快，他的目光落在了周丽放的那沓钱上，口中忽然艰难地吐出两个字“妈妈”。这是何东来第一次听到儿子说话，他又惊又喜地说：“妈妈刚来过，见你不在她就走了。她会再来看你的。”小江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说什么，可是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何东来正困惑时，护士过来催账了。何东来拿起钱要去交，小江突然一把将钱抢过来，紧紧地抱在怀里。护士在眼前，何东来很尴尬，忙上前去抢，没想到小江却把钱抱得死死的，最后何东来费了很大的劲才抢回来。心里却很奇怪，因为小江一直只对硬币感兴趣，怎么会突然要纸币了？何东来下意识地看了看钱，眼睛猛地直了，这沓钱上面的两张已经被拉皱了，上面还有一个很眼熟的指甲印。他猛地想到，那天皮三儿抢钱时，自己为了保护钱，大拇指指甲都把钱抠破了。又想到，小江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记忆力，他说“妈妈”，难道是指他记得这钱是妈妈的？想到这，他赶紧问小江：“小江，这钱你是不是见过？是那天妈妈拿给我的？”小江张了张嘴，艰难地说：“是。”

何东来顿时如受雷击，周丽竟然如此绝情，连给儿子看病的钱她也要给抢回去？不对，周丽是真的爱着小江，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那显然，就是许志背着她做的。

五、生活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第二天晚上，何东来自己买了两份快餐，加了安眠药送到了清秀别墅22号。20分钟后，他再次按门铃，里面已经没了动静，于是他顺着下水道爬上了二楼。皮三儿被惊醒后，看到杀气腾腾的他，完全失去了反抗的念头。一五一十地交代，这件事正是许志的安排。许志是周丽的高中同学，那时就在暗恋她了，不过后来何东来抢先了一步。后来，许志